

“脚”上的政治:晚清“废缠足”小说研究

程亚丽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 400047)

摘要:晚清废缠足运动是20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初步尝试,也是女性身体解放的起点。与这一时代思潮相呼应,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小说应运而生,记录了废缠足运动的曲折历程,为我们了解女性身体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关键词:晚清小说;废缠足;身体政治;现代性;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5-0174-05

尼采曾扬言,“以肉体为准绳”,“因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1]38}。历史也一再证实,个人“身体发肤”经常表征着重大的政治含义,所以,“身体”应可作为我们考察社会历史的一个基点,其演进轨迹完全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具体到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身体更是每每成为社会的焦点,并多被放大成为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对推动社会变革发挥了应有作用,如发生在晚清的从维新派开始的“废缠足”运动、革命党人引起哗然的“割辫”行动,以及被群起而攻之的“五四”女生的“剪发风波”等,都指征着身体在中国现代生成的过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晚清“废缠足”文学叙事的考察,来复原“废缠足”运动发生的历史与文学场景,诠释类同于晚清“辫发”政治的“脚”上政治的运演情况,以期重新认知这场持续数十年的社会运动对于晚清妇女解放的实质意义。

在晚清文学中涉及到缠足问题的小说为数不少,特别是一些所谓“女界小说”多数都有“天足”女性的革命活动存在,标榜着时代风尚的渐变。但单纯表现废缠足主题的新小说并不多,大多将废缠足的内容与有关女性的政治叙述结合起来,我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开宣传放足,打破小足为美的传统观念,张扬新的时代风尚的;第二类是着重树立完美的放足或“天足”的女界先锋,试图依靠小说“熏”“浸”“刺”“提”的作用,引领世风的转变;第三类小说一般不直接表现废缠足,通常以废缠足作为

故事背景,旨在折射世态人心的复杂性。

尽管废缠足话语及其阐释权,几乎完全掌握在男性知识者手中,女性真实的声音、自身的体验与诉求无法得到真实传达,但废缠足话语实践造成的客观效果却给晚清女性的现代解放带来了契机。一部分晚清先进女性毕竟还是在男性启蒙下,从“铁屋子”里觉醒了,她们不仅意识到缠足这一陋习对自身健康的戕害,而且更通过放足这一身体行动来努力挣脱传统对女子的定义与束缚,从而以激进之姿走向社会大舞台。废缠足小说多数叙述的是这类先进女性的故事。

将晚清女性如此刻写在历史上有相当的现实依据,像秋瑾这样著名的女性革命家虽然为数不多,但她们却个个都走过了这样一条经由反缠足走上革命大舞台的人生道路。秋瑾个人就是身体革命的积极践行者与倡导者。她在其唯一弹词《精卫石》^[2]中借叙述人口气表达了让女性起来打破“缠脚装扮”这类身体枷锁,追求自主自立的吁求。第一回开篇就向女性提出一个质问:“我们女子为甚么甘心把性命痛苦送在一双受痛受疼、骨断筋缩的脚上?”然后用大量细节渲染女性缠足痛苦,借女主人公鞠瑞之口鞭策女性通过放足争取自主解放:“缠足由来最可羞,戕残自体作莲钩。……争如放足多爽快?行道路,艰难从不皱眉头,身体运动多

* 收稿日期:2010-04-29

作者简介:程亚丽(1963-),女,山东曲阜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强壮，不似从前娇又柔，诸般事业皆堪做，出外无须把男子求。”并断言：“尖尖双足成何用，他日文明遍我洲，小足断然人唾弃，贱视等作马和牛。”同样的废缠足言辞在晚清女性报刊《女子世界》等杂志里多可见到，说明了文学与社会主流话语完全形成了有机互动。

《天足引》^[3]从题目就可看出小说的废缠足主题，作者在《序例》中即明言：“我这部书，是想把中国女人缠足的苦处，都慢慢的救他起来。”故“连每回目录都用白话”，以便女先生可以在课堂上“说与小女生听”，“乡村人家，照书念念，也容易懂了”。讲述的故事也颇有生活气息：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十全因有一双小脚被富豪的夫家宠爱，而妹妹双全却因脚大，只能嫁给清贫书生。但后遇匪患，十全的三寸金莲备受折磨，双全的天足却能为全家救急解难。恰值朝廷推行新法，其中有“不许缠足”一条。双全被推为榜样，受封为一品夫人。姐妹命运形成鲜明对比，大脚小脚孰优孰劣，不辩自明。小说借主人公不同人生模式颠覆民间小脚为贵的世俗传统，但如果放脚仅仅是为了在偶发事件中获得富贵，提倡放脚的意义就不免大打折扣，由此看出作者对放脚与女性解放的关系尚缺乏深入思考。

“绩溪问渔女史”著长篇小说《侠义佳人》^[4]，通篇采用了比较客观的写实笔法，塑造了一批先进女性人物，如迪民、芷芬、剑尘等，在作者笔下，她们个个相貌超凡脱俗，才情飞扬，志存高远，更兼一副绝美的“天足”，简直如虎添翼，不仅助她们实现兴女学愿景，还让她们个个获得称心爱人，可以说构造了一个理想的女子“乌托邦”。废缠足显然是小说极力铺衍的主题之一，人物涉及到两类女性，一类是“天足”，一类是缠足，落实到具体叙事时几乎形成稳定模式。凡“天足”女子，总是面目娇好，品学兼优；而缠足既然表征着“女界黑暗”，所以在叙述到缠足女子时，把她们写得要么面目可憎，既泼又淫；要么矫揉造作，扭捏作态；要么百无一用，形同废物。只有一个例外花影伶，她出身高贵却因父母早逝而不得已寄人篱下，善于绘图，虽伶仃小脚却向往现代文明，但小说也通过她行动不便，在别人健步如飞时，她却只能坐轿，对“小脚”和“天足”的优劣作了对比：“走不上半里路，这位花小姐果然走不动了。那双小小弓鞋，在石子路上，左一拐右一拐，一点儿不得劲，连身躯都晃晃荡荡的摇个不定。还亏采菁扶着他，不然早翻筋斗了。累得影伶汗渍春衫，红添香颊，走一步喘一喘，看样儿实是走不动了。”迪民的说辞更是指出“放足”的必要：“裹脚的

人吃亏就在这种地方。影妹慢慢的放大了，将来走起路来，就轻松了。”在废缠足问题上，小说态度非常鲜明。在写到这些先进女子宣传废缠足时，作者又有意让她们劝导的声音循序渐进而不激烈，比较得当而不与人起冲突，劝导方式不追求千篇一律而力求有所变化。小说中这些女子虽不失时机地向民众宣传放脚，多方面证明“小脚”的不合时宜，树立小脚为丑、天足为美的时代风尚。但不管是从风气、审美、生育、健康、实用方面，还是从审丑（臭气熏天的裹脚布、小脚的“猪脚”形态、走路的丑陋姿态等）、逃生等角度进行的劝说，往往收效甚微，得到的回应并不积极，着实说明了废缠足运动在民间实际开展时的困难。

长篇小说《中国之女铜像》^[5]则是依据真人真事写成，说的是江苏沭阳胡仿兰女士热心女学、提倡天足并为姑翁逼死，天足会为之立铜像的事迹。胡仿兰是第一个有案可稽的为提倡天足而牺牲生命的女性，但她也是在男性（她兄弟象九）的启蒙和影响下开始觉醒的，然后自己放了脚，再劝别人放足。她力劝丈夫读新书，坚拒为女儿裹脚，还宣传禁烟，因此遭到夫家毁谤和囚禁，最后招致被姑翁逼死的结局。天足会为她伸张正义并立铜像纪念。胡仿兰的悲剧是先觉者的悲剧，说明她所在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女性革命的土壤。胡仿兰弃生就死，不仅是翁婆逼迫，也是出于她自己精神的幻灭，因为她发现自己崇拜的秋瑾居然是与丈夫离婚的女人，这让她无法接受。主人公新旧杂糅的思想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晚清女性解放还只是停留在废缠足兴女学的浅表层次，并未深入到人的思想意识深层。

这一类小说或者因写作的时代较早，或者是受作者的思想认识程度所限，或者出于作者对读者接受的考虑，往往在有关废缠足叙事上，显示出较为犹疑的叙述态度，文化立场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所以叙事稳健，态度平和，往往更能较客观地表现当时的现实生活。

—

第二类小说，不把宣传废缠足作为唯一主题，目的是树立有一副“天足”或勇于放足的女界先锋，借助榜样的力量来开通社会风气，这些女性多勇于挑战世俗传统，追求和男子相匹敌的事业，小说结局也往往是实现了女界革命的美好愿景。

如小说《黄绣球》^[6]虽是表现因循苟且丧失了文明创新精神的晚清社会百相，但对女性的革命力

量却寄予了极高期待，小说以生动的笔法写女性经过废缠足走向社会生活的过程，从而宣传男女平等、女子教育及强国保种的启蒙思想。女主人公黄绣球自幼父母双亡，与婶娘一起生活，备受苛待。到了裹脚的年龄，婶娘却不敢马虎，要为她未来“负责”，一面絮絮叨叨，一面“咬紧牙关，死命的裹”：“裹起来使着手劲，不顾死活，弄得鲜血淋漓，哭声震地，无一天不为裹脚打个半死。”结婚后，从丈夫那里听说世界上有些地方“也有女子出来做事，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就有了解放自己身体的觉悟，“不知自古以来男女是一样的人，怎么做了个女人，就连头都不好伸一伸，腰都不许直一直？”她萌生了放脚的念头，“要做事，先要能走路；要走路，先要放掉了这双臭脚。如今这脚底下缠了几十层的布条，垫了两三寸的木头，慢说要与男子一同做事，就是走路，也不能同男子大摇大摆，这便如何使得？”所以黄绣球大胆地撕下了裹脚布，“一跷一拐”地走出了家门，承担起了改造社会的使命，引领了女性的放脚潮流。

《女狱花》^[7]中沙雪梅天生具备革命性，从小不习惯于恪守传统妇女角色，而喜欢舞枪弄棒。但却嫁给了迂腐秀才秦赐贵，丈夫要求她“涂脂粉、带耳环，缠小足”，并且不让她走出深闺，沙雪梅一怒之下，一拳将这“男贼”打死。在监舍里她向犯人宣传推翻男女不平等的世界，于缠足一事，她指出：“你想我们女子，六七岁时，只因有了男人娶小足的陋习，父母就硬了心肠，把我们一双圆兜兜光滑滑的天足，用布裹起来，受这无罪的弄罚。我们那时眼泪不必说起，就是脓血，也不知出了多少。幸而皮肉腐尽，筋骨折断，方成了三寸金莲。你想人生血脉，犹如机器一般。一件损坏，件件都出毛病。我们国中，缠成小足，害瘵病死的，也不知多少。即不死去，行一步路，尚须扶墙摸壁。名虽为人，实与鬼为邻了。”小说虽然主要讲述沙雪梅所见的一些女界先锋们的事迹，她们或“天足”或“已放足”，但总是通过她们的各种演说来宣传女子革命的道理，废缠足构成其中重要的说项。小说提供了一个基本认知，就是“身体革命”，因此倡导女子放足，呼吁打破装扮修饰取悦男人的习惯，提倡女子体育，甚至幻想于改变女子生育的生物规定性，经由此途径要达到的自然是完成女界革命之愿景。

佚名的《娘子军》^[8]也树立了一个“天足”女界先锋的典型。小说主旨在于宣传女子教育，但女主人公在公共领域内的活动，却首先是由在家庭内抵制缠足起步。赵爱云因为是父母的独生娇女，故而

有条件与传统闺范相抗，最终走向与封建礼教背道而驰的道路。小说写女主人公每日里醉心于读书，“脸不搽粉，唇不涂脂，衣裳朴素，裙下露出一双也不长也不阔的天足”。后来她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李固齐。在第三回“为天足夫妻小冲突，谈女权巾帼抒伟论”中，小说生动叙述了赵爱云抵制缠足的故事，反映了“天足”女子婚姻中的处境：李固齐思想守旧，新婚以后即对赵爱云“天足”产生不满，想要凭夫权让她缠足，以适应旧习。“自从成婚那天送入洞房，过后就看出了爱云是双天足，心中便老大不自在”，后来有一晚因为喝了一点酒，感叹“我家好好的门风这遭儿被你败尽了”，赵爱云却在新思想的支持下声称“你要我把这好端端的天足再去削趾折骨的裹小起来，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她运用了很多新思想，与丈夫做了多次有理有节的斗争，说服了公婆，进了学堂，编了课本，做了女教师，最后还到日本去考察，回来后办了学堂，成为一名女性解放的急先锋。

考察新小说中黄绣球、沙雪梅、赵爱云等女界先锋，她们莫不是以身体革命为起点。首先，以抵抗世俗缠足传统为标志，黄绣球自主放足，沙雪梅抵制缠足，赵爱云坚守天足，均不怕人耻笑。其次，她们都打破了女人不能出头露面的封建礼法约束，勇敢地走出家门，到社会上去做事。第三，她们不仅要和男人平权，还要尽国民一分子责任，更有明确的性别自认，巾帼不让须眉，不仅兴女界，还要新世界。这些有关女性问题的小说应该说都呼应了当时的主流舆论，反映了女性对男女平权理想的追求，有合理的现实依据。但这些文学叙述又分明建立在作家虚构想象任意剪裁现实的前提下，实际生活中秋瑾那样的女性并不是随处可以见到的，之所以如此叙述不过是为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转型构想的理想图景，或者说是作家为了宣传女性解放而有意使用的“障眼法”。像黄绣球，她如何能从传统妇女摇身一变而为女界先锋，这中间的沟壑如何填平，小说作者不得已只能让其通过“做梦”接受罗兰夫人授予，显然这种叙事笔法是无说服力的，也是作者无力编织现实生活的无奈之举。

三

有些晚清小说不直接讨论废缠足问题，而是将此附属在其他社会问题上。重点是折射废缠足所映衬的世态人心的变化，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类似，这类晚清新小说一律采用了讽刺手法。

短篇小说《小足捐》^[9]，表面看起来与废缠足有

关,但实质上是揭露官场小说。写一候补某官班巡检,为仕途计,想出一个章程,让官府打着堂皇的维护国家和妇女利益的旗号,抽取“小足捐”来筹措“改良军政”款项,但班巡检爱妾却正是“纤纤莲瓣”,因而他的提议为同僚讥刺,未获上司采纳,他升迁之事当然也就成了泡影。小说主旨其实是要借此讽刺巧立名目收取苛捐的黑暗制度,影射官场中人表里不一的假新学面孔。但小说既然以“小足捐”入题,批判晚清以来围绕缠足而进行的身體政治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关怀,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思想高度。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废缠足虽为官方公开推行,在公共话语层面小足受到贱视,但在私人生活中缠足妇女却仍然满足着一些保守人士的“莲瓣”,小说对此表现得极为细致与生动。写方巡检百般考虑筹款善策而不得,“偶入内室,则其妾默坐床沿,俯首若有所思,玉手纤纤,持一碧色之带,因环而上下。此碧色之带,果何物?此回环而上下,果何为?其筹虑家政困难欤?其勤习针黹事业欤?否否,彼盖料理其如蚕自缚之小金莲,藉以献媚于此老头子之前,为此老头子之玩具”。叙述人讽刺缠足妇女的口吻很显然。但“金莲”却刺激了巡检的“灵感”,“忽拍案叫绝曰:妙哉!妙哉!愈小愈好!”方巡检写出冠冕堂皇的与“废缠足”公共言论相同的官样文章,无啻于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倡立小足捐,使其不禁自禁,则国家得此一时之利益,妇女免受无妄之灾殃。”虽是“兴利除弊,一举两得之事”,但方巡检的用意又不在废缠足而在收取官税上:“凡妇女足小二寸余者,每日收捐五十文,按寸以十文递减。若大至六寸者,即行免捐。按户稽查,另立捐册。”正如另一官员所担忧的:“妇女足最小者,每月须纳千余文,次者亦需数百余文,此惟富室则易,若贫穷无力者,既难于筹资,又不能遽放,未免势同勒索。”一幅辛辣的讽刺晚清官场丑态的世相图,展示了公共领域如火如荼的废缠足运动在私人生活中的不同面相,揭示了缠足与废缠足在晚清同为“符号”的文化功能。

蹉跎子著《最新女界鬼域记》^[10]则是一部不大为人注意的讽世小说,讽刺一些闺阁女性为赶时髦进了学堂,却不学无术,尽搞那些竞逐新潮自由结婚的勾当,批判女子教育的失败。作者希望借此小说,“全国女同胞腐败者及早改良,文明者益图锐进,淬精励神,共勉为完全无缺,高尚优美之好学生”。小说主旨逆时代潮流而动,讽刺起步不久的女子教育,思想价值实际并不高。但于废缠足,作者却充分放开了想象,将当时社会对于废缠足的各

种心态纳于笔下。

莺娘要进学堂,临别前,“于老又叮嘱了三件大事”,头两件便是:“第一件是别学那秋瑾女子,开口革命,闭口革命,可知闯出事来,连我白发老翁的胡子都被你割了呢。第二件是一双剔透玲珑的小脚,你当初不知哭了多少眼泪,才缠得这样的纤小可玩,切记这国粹,千万要保存牢的。”封建文化保守派将“小脚”视作必须保存的“国粹”,说明废缠足的风气虽已经渐行开来,但遭遇的保守阻力还是很大。而对于年轻女子来说,她们虽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但受制于强大的传统,又因处于社会过渡阶段,所以并不能坚决的放弃缠足这一陋习。小说写莺娘一入学校,就在另一时髦女生沉鱼“揣摩些新风气”的怂恿下没了主意,“觉道放也不好,不放也不好,最妙须得个可大可小的法子”,因此她设想倘若有一个法子既能免了缠足的苦头,又能让老父满意就好了。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两全之策,但在小说世界里,这种天真的想法却可完全兑现。莺娘同学沉鱼,自己组织了一个“足界如意公司”,让美国大化学师研制了“收放自由液”,正好具备这一想象功能可符合莺娘的愿望,“你若要放足呢,只消取半脚盆的温水,把这红色的,滴了一滴,又搅和了,尊足便浸入水中,凭你一丢丢的小足,不上半句钟,就变做其大无外的天足咧。倘或要收小他起来,也是这般的,不过换用那绿的药水,不知不觉,渐渐儿会得缩小了”,一试之下,“确然收也自由,放也自由”。小说的想象真是匪夷所思,可以解决新旧不能相容的矛盾,满足晚清时代这些女性新旧调和的心理需要,“你今后要新就新,要旧就旧,好算个无往不利,普通社会中的妙人儿了”。更奇的是,小说这一点居然还是借鉴了当时流行于留学生身体上的“辮发”政治,“见了旧学,乌沉沉似小青蛇的,便垂在背后,见了新学,却光秃秃的化为乌有先生”。所以小说中写沉鱼教育莺娘说:“咱们的足儿,和他们的辮儿,一而二二而一的,这收放自由液,分明是女孩儿家个活宝,咱们一班人借此便可雄飞海内了。要知新新旧旧,占尽了不多不少的便宜呢。”小说生动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复杂的社会形势,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缠足确成旧俗,而天足为新潮人物所追求,但对于那些仍然顽固抱守旧传统观念而对新的时代风尚心存犹疑的人而言,外在世界最好如小说中女性的脚能变戏法一般要新则新要旧则旧,小说以这种方式对此类惯于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给予了讽刺。不过,这种基于想象性而展开的叙事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过渡在新旧

时代之间女性的真实声音,这些声音往往被铺天盖地的废缠足主流话语压抑在边缘和底层难以得到有效释放,然而女性在激烈的时代风潮中只能随波逐流的尴尬历史处境却也由此可见一斑。当女性的“脚”和男性的辮发一样在晚清突然放大成为一个时代的焦点所在,并在时代风潮的急剧演化中被主流话语刻意建构成区分新旧女性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亦或象征时,那么废缠足事实上就已经成为压迫女性的巨大的“身体政治”话语,因为我们不能不质疑,废缠足为“强种保国”这一国族根本所贡献的社会功用是否能和女性个体的真正利益趋于一致,而在此过程中缠足女性在缠放之间的身体痛苦和选择时的难堪是否可借助小说这种途径得到真实传达呢?

从传统对“小脚”的无上推崇到晚清视缠足为革新的对象,观念转变与实践运作均在晚清短短数十年间完成,除了主流报刊舆论推波助澜,小说引导风向无疑功不可没。虽然不缠足只是从形体上解放了女性,但无疑却为中国女性开始挣脱家庭羁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而走向未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可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然对于放了足的晚清女性而言,要取得进一步解放仍然是任道而道远。正如王桂妹在研究“五四”女性书写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的解放进程与中国女性的解放进程实际上并非是一个时时重合的同一性进程,而长期以来正是对于启蒙所带来的历史进步价值的整体性认定掩盖了女性解放中的一些盲区。”^[11]所以,对于晚清废缠足小说在中国女性解放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显然不应该过于放大,毕竟那只是女性身体现代性生成的开端,我们还应由此发现这段历史呈现出的另一种面相。由上述废缠足小说中有关女性身体叙事的爬梳与解读,我们亦足可判断其想象大于实践

的写作弊端,其中对于先进女性形象的刻画,不啻说大都出自于作者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不管是对天足女性的提倡,还是纠缠于其中的对缠足女性的贱视,都充分映射着晚清政治对女性身体现代性的过度期待和苛求。从女性主体角度来看,这种由外在知识力量强加于女性身体的解放举措也未必切合晚清女性的生活实际,以强国保种或女国民为宗旨倡导的放足,不免透射出没落大清帝国依然苟延残喘的男性中心意识和当时日趋浓重的民族主义气息。至于真正能够在小说中从女性身体经验出发,由衷为女性切身利益考虑,为女性个性觉醒、精神解放作出吁求呐喊,如“五四”新文学经典鲁迅《伤逝》那样有文化分量的小说文本,却不可能在历史这一时刻浮现。

参考文献:

- [1] 尼采. 尼采文集·权力意志卷[M]. 周国平,等译.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 [2] 郭延礼,选注. 秋瑾选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3] 武林程宗启佑,演说;朱大文勤甫,评点. 天足引[M]. 上海:鸿文书局,1907.
- [4] 问渔女史(邵振华). 侠义佳人[G]//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 [5] 南武静观自得斋主人,编. 中国之女铜像[M]. 改良小说社排印本,1909.
- [6] 顾瑛. 黄绣球[G]//吴祖缙,等.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5). 上海:上海书店,1992.
- [7] 王妙如. 女狱花[G]//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 [8] 佚名. 娘子军[G]//中国近代孤本小说集成:第1卷.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 [9] 陶安化. 小足捐[J]. 月月小说(第6号),1907-02.
- [10] 蹉跎子. 最新女界鬼域记[G]//中国近代孤本小说集成:第1卷.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 [11] 王桂妹. 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166-170.

责任编辑 韩云波

Politics on the Feet: An Research on the Novel of Abolishing Women's Feet Binding with Banda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G Ya-li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The movement of abolishing women's feet-binding with banda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the preliminary attempt of Chinese female emancipation in 20th century, but also the threshold of female's body emancipation. Echoing to the thread of thought of this era, a group of novels based on it are produced, recording the tortuous process of this movement and providing important textual foundation for us to comprehend the relation between female body and era politics.

Key words: the novel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olishing women's feet-binding with bandages; body politics